

春秋集傳



春秋卷第三

張洽集傳

桓公

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程氏傳桓公弑君而立不夫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
月公即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穀梁傳桓無王其
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
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
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

高郵孫氏曰元年書王者以爲弑君

之賊將而必誅已弑君矣其能免於誅乎元年書王所以誅桓也二年書王必以謂王室爲弱弑君之賊力不能即誅二年誅之亦已晚矣然亦足以爲王誅也十年書王者政教之出不可一日無之十年無王則王道將絕於天下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弑君之賊無可赦之理不見誅於一時當見誅於歲月不見誅於生當見誅於死不見誅於終身當見誅於萬世

○杜氏注嗣子位定於初喪而

踰年始改元者繼父業成父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每歲首必有禮於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于策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公羊傳其言即位何如其

意也

弑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即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

服

○胡氏傳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弑隱自立

之罪深絕之也美惡不嫌同辭

或問桓非惠公之嫡子乎嫡子當立而未能自

立是故隱公攝焉以俟其長而授之位父攝而不歸疑其遂有之也是以至於見弑而惡亦有所分矣春秋曷為深絕桓也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為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為適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國其欲授桓乃實讓也非攝也攝讓異乎曰非其有而居之者攝也故周公即政而謂之攝推已所有以與人者讓也故堯舜禪授而謂之讓惠無適嗣隱公繼室之子於次居長禮當嗣也其欲授桓所謂推所有以與人者也豈曰攝之云乎以其實讓而桓乃弑之春秋所以惡桓深絕之也然則公羊所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其說非歟曰此據惠公失禮而為之詞非春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欲其為夫人母愛者子抱惠公欲以桓為適嗣禮之所

不得爲也禮不得爲而惠公縱其邪心而爲之隱公又探其邪志而成之公羊又肆其邪說而傳之漢朝又引爲邪議而用之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其罪深加貶絕備書終始討賊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訓後世不可以邪汨之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杜氏注垂大丘衛地○劉氏傳許田者何魯湯沐之邑也方伯時朝乎天子天子賜之湯沐之邑於縣內視元士魯非方伯也其謂之方伯何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許田之爲魯自周公始焉易之者我也使其辭若自鄭出然是亦爲之諱也此蓋邑也

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

意林曰許田周公之邑也

詩云居嘗與許復周公之字蓋非方伯不得有湯沐之邑非周公不得世享其地

○左氏傳公

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

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穀梁傳會者外

爲主焉爾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

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許田者魯朝宿

之邑之邠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

之不朝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

范氏注泰山非鄭竟內從天王巡狩受命而祭

○程氏傳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蓋欲易許田魯

受祊而未與記及桓弑立故爲會而求之復加以璧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故諱之曰假諱

國惡禮也

蘇氏曰許田所以易祊也以桓爲未足而益之以璧爾

○胡氏傳魯山

東之國與祊爲鄰鄭幾內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利其國而聖人乃以爲惡而隱之獨何歟曰利者人欲之私放於利則必至於奪攘而後厭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易許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拔本塞原杜篡弑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不顧是有

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爲國惡而隱之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杜氏注越近垂地名○左氏傳結紆成也

杜氏注公以纂立而修好

於鄭鄭因而迎之以成禮

○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爾

于垂終易二田然後結盟

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爲垂之會

○程氏傳弑君

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爲越之盟

秋大水

之人凡民罔不懟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罪大矣

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高郵孫氏曰大者非常之辭

水非常而爲災或害民禾稼敗民廬居凡爲災則書○
程氏傳君德修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逆德而致陰
沴乃其宜也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

程氏傳桓公無王而

書王正月正宋督之罪也我逆之罪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

○公羊

傳宋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
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宣公死繆公立

繆公逐其二子馮與勃曰爾爲吾孖生毋相見死毋相
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以不與臣國而致國乎君者以
君可以爲宗廟社稷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
乎與夷此非先君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先君其逐臣矣
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
乎與夷莊公馮弑與夷景氏曰繆公逐子馮而致國乎
與夷自以爲不廢先君之舉而
不知馮之賢不及與夷非有推讓之誠心也馮之在鄭
未嘗一日忘宋鄭之於宋未嘗一日不欲納馮與夷既
立而與陳衛蔡興師于鄭者數矣是與夷欲除馮之害
而伐鄭也馮安得不恃鄭之援而欲得宋哉督弑與夷
爲馮故也故公羊於隱三年傳稱莊
公馮弑與夷是探其心而言之耳
及之者何累也曰君

弑臣曰殺常也孔父之死不以殺爲弑君多矣舍此無文而蒙曰及者所謂累者謂是也

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荀息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刑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左氏傳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

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穀梁傳孔父之

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先殺孔父孔父開也○

纂例曰忠義見殺與君而死故言及以連之○程氏傳

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父名也稱大夫不失其官也

○劉氏傳春秋賢者不名孔父者所賢也則其名之何

父前子名君前臣名權衡曰既名其君於上不得字其臣於下春秋於此謹禮之大節也

○胡氏傳按左氏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

父爲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

弑死於難勵命不渝亦可以無愧矣故春秋著其節而

賢之也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剪其所忌而後動於惡不能剪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華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擅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茲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獎節義之心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

滕子來朝

泰山孫氏曰滕子首朝弑逆之人其惡可知○胡氏傳

隱末年滕侯稱爵距此三歲爾乃降而稱子者先儒謂
爲時王所黜也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豈復作乎又有
言其在喪者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無說矣然則云何
春秋爲誅亂臣討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使
人人知亂臣賊子之爲大惡而莫之與則無以立於世
無以立於世則莫敢勸於爲惡而篡弑之禍止矣今桓
公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惡凡民罔弗慙也已不能
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與夷狄無異而
春秋之所深惡也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四夷雖大皆

曰子其降而稱子狄之也或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
不考文仲尼豈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哉則將應
之曰仲尼固不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矣不曰春
秋天子之事乎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世衰道微暴
行交作仲尼有聖德而無其位不得如黃帝舜禹周公
之伐蚩尤誅四凶戮防風殺管蔡行天子之法於當年
也故假魯史用五刑奉天討誅亂賊垂天子之法於後
世其事雖殊其理一爾何疑於不敢專進退諸侯以爲
亂名實哉夫奉天討舉王法以黜諸侯之滅天理廢人

倫者此名實所由定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聖王制朝事之禮固曰考禮正刑壹德以尊天子耳
滕侯昔嘗朝隱公矣桓公弑之而篡其位今十二年
縱不能請於天子謀於同列聲其罪而討之以正君
臣息亂賊獨奈何先天下而朝事之乎春秋於桓公
之編正月不稱王宰臣來聘則名之穀鄧來朝則名
之邾葛牟來朝則人之及死而錫命則王不稱天蓋
修理三綱之書視瀆亂綱常之人惟恐王誅之不加
而深痛與之爲禮者敗德失刑也滕君首朝烏得而